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朝輔

兵部三

錦衣衛附鎮撫司

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儀鑾司為錦衣衛及置鎮撫司所隸

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

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

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

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



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建文元年十二月選募謀勇以中牟人楊本爲錦衣衛鎮撫沅州人周拱元爲所鎮撫

永樂十年六月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上見而知之曰此蒙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况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後復爾者必誅

十四年七月掌錦衣衛事都指揮紀綱有罪伏誅綱山東臨邑人由郡庠生從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日見信任而恃恩驕橫朋比罔上與指

揮僉事莊敬等與販私鹽居處服飾器皿僭擬上用

畜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旨詔役臨邑之民營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侵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敬在海上逮至上命磔綱敬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謫戍邊

都察院上紀綱罪狀畧曰故都指揮綱儂薄駟僧陰斂陽卻攬秘蠶尾包藏虺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儻人牛立稿又卽獄唱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會黃

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輔床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

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爲言見

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

行刑報嘗喜道姑陳氏姿色欲買置媵爲都督薛祿所

先怨之遇於大內持鏤鏤祿首腦裂幾死祿懾噤不敢

言又道恚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誣持其冒賞事捶之

死綱家蓄養亾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

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克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旣

試可令暫出待歲綱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

敢問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伏法 高皇籍

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爲人把持其短患之因

綱舍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龍
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匹願得從替御列爲外
府外廐歲致粲六百石鈔二十萬醞百石布帛以時
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克若
爲我吳中徵好者不爲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
間室亾誰何者綱自惟威日重重且迫上冀得所欲
當端午上射柳綱私司射鎮撫龐英曰我故射不中
而子折柳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旣射綱謬爲不中
英折柳鼓噪竟射無紕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
按綱爲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

罪其僚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比周爲誣罔當
死并諸應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

二十二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同知甘斌初守西山占百
姓園田又擅禁薦佛寺傍十里地人不得樵採爲御史
所劾閱視得實仁宗以斌先朝宮闈之親不付法司
降漳州衛千戶

洪熙元年二月改兵部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
子孫世襲信英國公輔從弟也上嘗問輔所親輔以
信對遂有是命信爲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爲
四川都指揮使

宣德四年七月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奏請擅將軍令帶刀入直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鞠之論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忘解佩刀以勲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八月諭錦衣衛指揮鎮撫千戶百戶毋洩漏機務走透獄情以紀綱等殺身亾家爲戒如不悛國有常憲

正統六年五月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指揮馬順恬寵驕恣欺罔不法等事不及土木之難順竟爲朝臣

捶死

詳中官

景泰元年有言錦衣衛官校緝事之弊者云多爲人復私怨指無爲有誣致人罪且例不許辯理上曰官校本以廉陰謀不軌大姦大惡乃今其弊如此後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爲辯理之如肆誣罔俱重罪不宥

二年六月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伏誅

詳親征

天順元年正月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文華殿前上問二人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如迎陛下復位時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

職者至四千餘人錦衣之濫自此始

二年六月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大學士李賢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 上因踈賢復密察得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門達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復召賢待之如初

三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劉敬坐石亨黨時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僉都御史韓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誰不蠲萃其門若以一飯卽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四年五月 上召李賢論校尉行事亦多枉人如邢臨川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刑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辯其枉者可也

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

其第健謀反下達鞠之達鍛鍊以爲反狀已具奏請會
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刑部尚書陸瑜獨言其
寃達怒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敢捨所
執法枉人滅族之罪邪達不從誣欲出反者 上知無
他曰彼欲慎重耳及奏上止誅斌兄弟而免其妻子

五年二月錦衣衛指揮緝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
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無
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 上因
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今詔
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論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
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
氣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七年時錦衣衛都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
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指揮僉事袁彬質直
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邏卒捃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
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
彬旣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
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畱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
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

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
逼暄令攀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陽諾曰此實李閣
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
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
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
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攀指也達失色計沮彬
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八年二月門達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
掌詔獄任情張威大典羅織遣官按編行郡縣緝紡事
情有犯者卽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然至是言

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卒死戍所

先是兩月前錦衣衛大門忽爲狂風所摧折衆謹傳曰
錦衣衛門倒矣達竟卒死人以爲先兆云

成化十三年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副千戶吳綬令於鎮
撫司同林巒問刑綬貌陋心險類通文移詞翰時西廠
雖革 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
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吳綬能寫本通文移直遂
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有是命

十四年始給南北鎮撫司印各爲一司得直達

調錦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吳綬於南京以指揮趙璟兼

掌司事綬初附注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議凡文臣
下獄非其罪者不加箠辱遂忤直意爲所斥云

二十年十一月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本一市井無
賴因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綬冒功陞百戶依
附注直遂至權寵赫奕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
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
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
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
鞫皆誣 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以從輕謫調而稔惡
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

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
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快之

時京城內外奸惡之徒行兇害人荒淫賭博甚至占人妻
女爲人報讐 上因錦衣衛官奏謂之曰昔漢郭解一
豪俠之雄耳武帝因公孫弘之言殺之以懲不逞論者
謂其有關治體今羣惡少相倚爲奸恐將來効尤者無
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覺察知而不告者各
治以罪

弘治元年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賫精微批文赴所在
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有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

執送京師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意後乃止用駕帖既
不合符真偽莫辨至是以刑部尚書何喬新言始命如
舊例行

四年十二月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驥性度寬厚涉獵
書史初襲正千戶以婦翁于謙坐謫戍邊成化初得還
任歷遷都都揮掌錦衣衛事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
務驥為政不苟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者偽書惑眾
為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
餘皆愚民得減戍有衛卒偵其鄰人傳示妖書發其事
覲賞驥曰此妄耳焚書滅跡凡詔獄下錦衣者所司輒

加以巨挺驥獨否 憲宗嘗命杖忤旨者或諧其用小

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邊

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九年彭城衛千戶吳能以家貧出其女滿倉兒媒媪背鬻

為娼轉鬻於樂工袁璘能久沒其母聶氏聞之覓諸歌

肆女怨母鬻已不復認聶竟攘以歸璘贖以千金不從

訟之刑部郎中丁哲訊得實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數日

死女斷歸聶璘妻訟於東廠太監楊鵬鵬奏之命三法

司錦衣衛會問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鞫之始

吐實都察院謂哲罪當徒女當杖刑部吏徐珪疏言誓

斷女甚當而楊鵬之姪淫於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
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懼東廠莫敢辯明及朝堂問明
乃此女止擬杖而哲反擬徒東廠之勢爲羣臣所畏如
此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其
間有校尉挾讐誣陷者有校尉爲人報讐者有校尉受
首惡之贓反以爲從却令旁人抵罪者惟用刑罰逼之
誣服刑官卽洞見真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觀之
益復可信諸人冤枉豈不有傷天地之和願革去東廠
戮楊鵬叔姪謫鎮撫司於邊進哲一官以酬被誣受辱
之苦其鎮撫司理刑不必專用錦衣衛官乞推選刑部
主事一人共蒞其事得旨珪贖罪畢爲民哲亦給璘埋
葬之費革爲民

十三年八月臨清兵備副使李善一日有報錦衣衛千戶
劉海與一校尉同乘舟至聲勢甚大善見而疑之執海
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曾貴也奏聞罪之

正德元年十二月錦衣衛指揮牟斌以劉瑾矯詔廷杖閣
住時瑾專政言官劉蒞戴銑等凡數十人一時下詔獄
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御史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
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爲忠乃悔邪瑾
令復獄詞去銑首權闖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

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垂死瑾誅斌復任鎮撫

四年劉瑾以石文義爲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張綏表裏作威福時稱瑾左右翼云

九年以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有寵於上賜姓朱每投刺自稱皇庶子朱寧

十年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左布政方永良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兩雹爲災待哺之民嗷嗷千

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言則見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邦本搖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

寧藉寵以來賜予無算饋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備

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更乞急行浙江巡按御史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民怨猶可解臣死且甘心儻以

臣言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軍民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疏入朱寧頗懼仍委過

下人遣衛卒軍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永良亟攻之憾之不置永良因三

疏乞致仕許之

十四年七月朱寧以交通宸濠下獄籍其家

十六年四月錦衣衛都指揮郭鰲指揮王欽殷鏜周瓚姚瓚千戶王錦王銓周保藍華章璉等皆以黨附朱寧江彬擅作威福給事中汪玄錫等御史李鎮等交章劾之命逮詔獄已三法司上罪狀世宗以其朋姦亂正情罪深重王欽藍華姚瓚命如議處決周瓚等各發極邊永遠克軍郭鰲殷鏜仍提家屬問

嘉靖元年舊例廠衛齋駕帖提人必有刑科僉批錦衣衛千戶白壽等齋駕帖提東廠訪獲人犯詣科給事中劉

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

與語並列上

上命會查成弘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

科覆奏不但

二廟時爲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節

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叅對壽等爭之不已謂駕

帖送科舊皆開寫事略會同署名實不係御批原本

上竟從之因責濟等紛更舊章令自以狀對而宥之

二年王邦奇者京中之無籍子也初寅緣劉瑾張銳錢寧等署爲錦衣旗校假以刺姦椎剝齊民間巷苦之上登極奉詔褫職邦奇屢奏刺姦有功不宜同衆罷斥乞恩復職下兵部看詳給事許復禮安磐等交章言其不

可不報給事中章僑等復疏力爭之亦不報已而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當復職從之仍以爲錦衣百戶

七年正月給事中蔡經等疏言國家內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外設撫按按察司等官皆爲 陛下奉三尺法者

故內外有犯責之推鞠在諸臣亦足辦矣今 陛下時差官校逮繫罪人此屬假勢作威淫刑黷貨譬則虎狼

蛇虺遇者無不被其毒噬至於地方之騷擾驛遞之需求又不可 願自今罷勿遣刑部尚書胡世寧請從

其議 上納之先是署都察院侍郎張璉等議覆署刑部侍郎桂萼所奏詰發奸細懲治贓官事宜謂 祖宗

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

詰訪奸宄也今後凡貪官冤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辯明然有隱情曲法聽廠衛覺察上聞凡盜賊奸宄仍責之

廠衛緝訪捕獲然必審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聞庶於事理爲當 上深以爲然詔如議行時廠衛權重於法

司故經等言之 十五年掌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卒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

千戶累遷督漕叅將佐爲人謹愿有志介閑射便騎以刀筆吏能稱也然時時援古義當張鶴齡等下詔獄市

人劉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諸公侯多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謬爲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是舉也中外以佐安 慈慶曲成 上孝稱社稷臣云竟以憂思過度得疾卒詔贈左都督

十九年三月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陳寅言今年當軍政考選之期而兵部以錦衣衛類題錦衣係近侍直差之臣須歷練閑熟卒難更易乞照嘉靖三年例免考許之

二十六年御史陳其學劾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陸炳假竊威福下逐客之令凡寓京邑者槩責屏出旗校乘風繹騷又自立錢法禁民行使中錢至罷市肆道路以目及長蘆解到年例鹽復受歇戶徐二等請托任其結黨京山侯崔元加抽白鹽沮撓上納乞明正炳罪大學士夏言欲從中下捕治炳炳懼行三千金求居間不得因長跪言泣泗輸罪乃已于是勅戶部會議錢法務便民下旨止收捕徐二等送鎮撫司鞫論令炳元各自言狀俱輸罪乞恩釋之不問

二十九年十二月掌錦衣衛太保兼少傅左都督陸炳卒炳平湖人祖塤以尺籍隸錦衣 獻帝之安陸選克儀衛司總旗父松得事 上於潛邸遂以從龍功累陞都

督僉事炳中武舉會試授千戶積功陞指揮上幸承天行殿灾炳負上出於火卽拜都指揮累陞前職及是暴卒上深悼之手詔稱其爲國發逆盡忠直揆之功追贈忠誠伯諡武惠官其子繹爲衛指揮命左都督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炳雄黠多智數善迎合由列校驟躋公孤親近尊寵卽勲貴大臣莫能望也在豪惡爲爪牙多布耳目銖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小過卽榜掠文致成獄沒其貲產所夷滅不可勝道累貲至鉅萬豪侈自奉別宅庄田徧於四方聲勢震天下是時上數起大獄炳頗事保護所全活亦衆又折節廣交以籠取聲譽故終嘉靖之世無發其奸者

錦衣都指揮王佐者陸松執友也掌錦衣篆而松佐之時炳年未二十佐器其材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以不精刀筆炳甚德之佐卒炳後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有孽子至不肖陸博縱飲有三別墅炳已計得其二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不可乃陷以狎邪捕其黨與家奴一二不才者使證成其罪死杖下三四人佐子窘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旣入對炳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而脅之其子始亦固抵而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其子恚諱母曰兒頃刻死耳而母忍助爲虐

乎母叱曰死卽死何說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爲炳頰發赤左右膺汗簌簌下趣遣之出事遂寢

三十年給事中何光裕論南京錦衣衛僉書呂元以庸才躡進要職錦衣衛納級總旗王松冒首功而濫襲千戶乞行嚴究 上命兵部從實以聞部言都指揮僉書錦衣衛事於例有之呂元領運六年五被薦書似非獵等松先總旗以父子俱有斬虜功故併襲今職光裕言非是得旨錦衣係近待人員豈容冒濫陞襲始奪堂官俸一月司官四月元革回原衛松都察院逮治

三年十二月 上以災異頻仍多緣部院政事不調

乃濫訟假公營私致傷和氣厥衛暗訪以聞給事中行化御史劉思賢疏言厥衛暗訪係國安危昔創西廠遂令汪直潛奪威福流毒海內 先帝首鑒此弊一洗而更豈有不任股肱耳目之臣而任厥衛廝役之賤者乎且曰暗訪則跡多冥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罹刑辟重足搖手之禍將在今日後亦尋寢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輦轂之下各行專衛門在焉而四方奸民輻輳妄言亂政指稱誑騙莫可推詰臣近日曾自訪獲王三聘等數輩已送刑部問遣然思此輩實繁

今雖訪獲一二猶不足爲懲望勅下廠衛及五城御史嚴加緝訪務期盡絕如窩藏及不舉首者事發連坐庶奸徒無所容而各衙門亦可以行事矣 上深然之令廠衛五城嚴行訪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九月御史張守約追論陸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其罪有十世蕃旣已就戮炳乃得保首領宜追戮其屍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佐籍其家詔錦衣衛捕繹等送法司問併逮疏中諸有名者於是炳故怨家多詣闕陳訴獄具刑部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睚眦殺人顛越取貨擅侵戚里搜匿守財莊房田地歲入萬計珠寶金玉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繹緒踵習餘虐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贓匿嚴紹庭於家狡猾不道繹緒宜褫職炳宜戮屍削爵籍產追贓弟太常少卿煒宜革職惡黨支琮等五人宜永戍陸顯等八人宜杖徒得旨炳負國擅權播弄威福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旣久姑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繹緒煒俱革職爲民餘如擬贖產贓物如數籍入紹庭發口外爲民佐邊遠永戍

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六年六月勅交趾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爲將之道在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兼此五者乃爲良將朕命爾鎮綏遠夷政當以古之良將爲法

二十二年九月仁宗命後府都督同知梁銘等鎮守寧夏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鎮其軍民艱窘已甚爾爲首將務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敦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需不能繼當以告朕慎毋貪暴生事以困軍民蓋銘屢以貪賄致敗故申飭之

洪熙元年二月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佩平羌將軍印交趾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還

四月勅戒各處總兵官及鎮守官曰近邊將多有忽畧恬然家居優游逸樂未嘗一出閱視軍士整點守備壯士健卒留左右饑寒老疾貧難之人則令把關隘守烟墩

盖有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者膺受邊寄怠忽如斯脫有不虞誰任其咎宜各警省躬勤率下以副國委托之重

宣德二年以都督僉事山雲爲鎮守廣西總兵官時溪洞猺獞叛服不常歲殺吏民萬計雲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初降南安廣源蠻繼討柳潯賊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進都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馭諸土官專勵威嚴期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

貪廣西饒珍皆我亦以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滿雲嘆曰人言土夷餽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雲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至正統初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威福雲自陳上不問尋卒正統間追封懷遠伯謚襄毅

六年四月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奪官軍屯田及僭分等罪懷自首實謝過上諭都察院曰懷武人不學之過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朕嘗聞皇祖言中山王國家元勳日暮稍暇輒親儒生講說禮義而謙已

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輩坐不親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八年正月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翔又造虛詞飾過請正其罪 上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爲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不爲廣武夫不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卽封示此章俾之知警

正統三年正月大同總兵都督方政爲鎮守太監郭敬所誣大學士楊士奇奏政自永樂宣德間率兵在外廉勤

公正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與曹儉通同爲非專務貪利以致累次失機且敬初聞用政心已不喜曾親對臣等極毀政之短及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不合今果然請勅論敬改過自新與政協和辦事仍勅政如舊安心供職免悞邊務

鎮守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卒凱句容人性剛毅饒智畧馭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兼行邊務悉舉十一年七月宣府部卒李友全等奏總兵楊洪不法事上命付洪自治

十二年以都督僉事石亨爲左叅將守萬全亨伯父巖寬

河衛指揮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擢大同叅將彪亦陞指揮從亨叅謀

景泰元年五月左都督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旣而命爲叅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輒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 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操營練旣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來私仇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於市

四年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又以已意設爲攬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忌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奸賊二十事陳益疑登巡撫沈固又言鎮守不和乞更調 上乃召陳還論登留鎮登憤邊事未戢弊政

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言往者承平日
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恥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
釀成污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
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
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
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欲大興屯田苦
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至是以病召還
天順元年以迎復功擢楊能爲左都督總兵宣府四年卒
於軍能六合人沉毅善謀臨戰決勝北虜憚之至於軍
法嚴明律身廉潔體悉士卒得其死力雖古名將不能

過也初伯父昌平伯洪鎮宣府能繼其職弟信鎮大同
東西犄角保障邊陲武勇功名爲本朝邊將之冠云

五年十一月大學士李賢言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
務貴州將官不得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
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 上曰此等事情誠非

穩便召兵部令湖廣貴州總兵各鎮地方不得兼統

八年七月撫寧伯朱永薦甘肅總兵定襄伯郭登傳通經
史素多籌畧征麓川鎮大同皆著勲績宜膺大將之寄
乞取回代臣總管神機營 上曰登宿將有重望用之
於外誠不若用之於內卿能舉以自代足嘉尚也遂召

登還京

成化元年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於道翰妻入懇於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鼓稱冤上以其妄懇命卽誅之

御史呂洪建言鎮守總兵等官一蒙差遣輒奏添在京軍官及自帶家人支給行糧在營安坐遇有征戰反奪軍士功級冒報陞賞乞行禁革其後編修丘濬亦言總兵帶去旗牌及報效等項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

劫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可一切革去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隨征官軍一例差遣

鎮守甘肅總兵官右都督周玉卒玉器宇凝峻自偏裨爲大將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每遇賊討定而後戰徃徃克敵制勝功績爲多

四年鎮守甘涼總兵伏羌伯毛忠討滿四力戰死忠少膂力絕人善騎射代父授永昌衛百戶屢從征多戰功累陞都督尋以平永昌虜寇封伏羌伯至是與滿四戰賊已大敗忽昏霧起賊遂乘風死鬪忠顧謂孫鏗曰勢急

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遂破陣以進孤軍相持自已至酉忠中流矢鏜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鏜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忠亦赴救死之贈侯謚武勇

十七年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撫定諸蠻事宜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蠻夷亦信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信巡邊面諭之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役尚

敢反耶信沉毅簡重敝袍糲食閒居輒展玩經史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雖公卿士人亦鮮儔云二十年五月進大同總兵周璽爲都督僉事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大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逼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勵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死戰銳弩齊發呼聲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

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旣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稱職

弘治四年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在鎮貪暴不法總督都御史秦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禡其爵景求援於戚畹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據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下獄坐免旣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蒙特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旣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旣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十五年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十七年五月鎮守大同總兵官左都督劉寧卒贈廣昌伯
寧以世襲永寧衛指揮使累功至都督掛平羌將軍印
軀幹頗偉勇畧過人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
取勝亦一時名將云

正德三年九月添設征西將軍印一顆

七年召大同叅將江彬入衛京師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
狡險狠忍不可測時從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於山
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
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陞
左都督冒國姓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

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雜引大內操
練號外四家又罔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爲都督

十六年七月分守莊浪叅將魯經以疾乞罷巡按陝西御
史許鳳翔言經以力戰被創致疾疾行愈且經世將敢
戰知名虜中今邊患孔棘非人臣安枕之時經移疾未
可許也兵部謂御史言是上乃褒諭經命亟出供職
仍以銀幣勞之

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倚江彬爲內援大肆殘墨賊累巨
萬所箠殺千戶以下凡五百餘人誘殺屬夷上功遂啟
邊釁又常率家衆遮擊兵備副使胡澧澧爲閉閣者兩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一 職官類
月至是給事中熊浹奉使四川疏傑不法狀遂褫其職
邊人快之

嘉靖四年寧夏總兵种勛遣人行賄京師爲東廠所緝錦
衣百戶李鏜御史王官受寄財物引領過送并以逮問
給事中解一貫御史張緯等請窮治所餽遺之人從之
以右都督杭雄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雄海門人性強
猛接人謙和機謀內含質樸外著扼衝突戰奮臂先倡
料敵揆策舉合陰符爲胡羌所敬憚云

五年薊州總兵官馬永上言先任吏部尚書陸完勦除流
賊安定中州乞照例賜以贈謚量授子孫世襲學士豐
熙等議禮被譴謫乞宥其罪 上以陸完交通逆藩罪
狀顯著豐熙等罪過朝廷自有處分責永出位妄言令
具疏引罪革任回南京後府帶俸閑住

七年以劉璽爲提督漕運總兵官璽奏增餘丁月糧定考
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
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
良規改僉南後府事再命督漕於勢要愈不假借尋告
休歸璽以南京龍驤衛世職歷前官平生志意恬退學
問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
干以私

九年以都督楊銳爲漕運總兵官銳以羽林指揮征宸濠
有功賜璽書褒之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累官都
督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以都督僉事劉淮鎮守遼東淮在遼六年招徠夷落振作
軍威地方爲之一清建州被虜者流移高麗王給衣食
驛歸淮嘉之以聞 上勅厚賚國王王感之曰非劉大
師 上何以至此其化被遠人如是明年引疾致仕
十八年十月鎮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保謚武莊震榆
林人深沉有機畧騎射絕人初爲指揮卽以敢戰知名
不十年爲西邊大將每出塞攻虜虜人畏之大同復築

五堡至今賴焉

遼東總兵左都督馬永卒永遷安人世金吾指揮好讀左
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
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徃徃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
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云

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松藩副總兵李爵在鎮不
法狀舉副總兵何卿代之給事中許天倫言卿以二千
金賄養浩陷爵以爲已地 上怒革卿任命巡撫冉崇
禮詳覆以聞於是崇禮具言爵貪婪無厭卿在松藩十
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軍民至今思之且官久而家貧

安所得二千金行賄。上意乃解卿及養浩仍錄用。
二十五年宣府副總兵崔天爵稱病乞致仕總督翁萬達
言天爵方大虜寇邊時不能出一戰坐削秩戴罪立功
近以防秋微勞乃許贖罪還級今未二月而遽稱病避
事遠害宜治且天爵科尅暮年猶甚罪可斬。上命錦
衣官校捕繫詔獄科尅事下巡按御史驗問。

給事中扈永通劾松藩副總兵高崗鳳昏庸不可用給事
中諸葛峴因言何卿沈希儀皆川廣良將可代。上用。
兵部議罷崗鳳而命卿以都督僉事代既而給事中張
元冲劾兵部尚書路迎用卿不以會推而於題覆廢亂

典章。上曰卿已有成命自後本兵用人毋廢會推

二十六年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言延寧大虜壓境修邊之
役尚未畢工故臣徵調莊浪魯經兵三千暫住蘭州適
中之地以備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疏據本鎮兵寡故
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請乞責戒

上曰鸞脅制撫臣抗違督撫沮撓軍機妨誤邊事本宜
重究念防秋之際姑從輕住祿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已
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宣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
繼魯謀議不合已形奏訐今秋深虜警羽檄旁午而鸞
等復與銑爭持不下請降旨嚴飭。上是之命兵部查

參以聞尚書陳經等言鸞博已罰治

兩鎮自後

總督官務虛心酌採勿執已見鎮撫官毋循默面從臨事奏瀆上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鎮撫總等官正爲假以事權齊一軍令孫繼魯首肆沮撓仇鸞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不合事體不允行

仇鸞有罪詔錦衣衛遣官校逮捕之鸞在甘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爲不法曾銑參其沮撓軍機且歷詆其科尅乖戾狀上奪俸示罰以所論劾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掩益狂悖無忌銑復上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沮虜今以鸞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

之形一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蓋擢髮不可數臣請舉其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兵蕭漢以下無不一一求索兼金馬以百千計以致各官相率效尤肆爲股削鸞又侵尅衛所月糧科取班軍銀兩克軍官犯悉索其厚賂而選委湖場草束各給以印票而分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辜多以百計至其狂誕不恭肆爲欺罔去年果園堡之捷輒報虜酋狼台吉爲我軍所馘今狼台吉固自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閑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致一鎮人心詢詢不服不亟黜之恐成大變上覽疏大怒令逮繫來京訊治既

而巡按御史張雨復言鸞贖貨養釁大失番夷心六事
巡撫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兵部覆稱所奏
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賊私鉅萬事體重大必須勘究
分明乃可正法詔巡按御史秉公覈實速具狀以聞
二十九年閏六月召起仇鸞爲宣大總兵官初鸞以曾銑
等論劾繫京鸞復許銑得釋罪坐廢至是宣大缺總兵
官鸞賂大學士嚴嵩子世蕃求起兵部承指推用乃加
鸞太子太保總宣大兵

三十五年南京中府都督僉事萬表卒表寧波人以武舉
歷都指揮督全浙糧運凡爲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督兵
表一歷漕旣久國計河渠祖制時敝靡不明習少嗜玄
學已閱內典有獨契所著述甚富

三十七年四月詔進大同副總兵尚表爲都督僉事初表
以閒住官運餉入邊 上以表雖用而老不能出師遣
薊州副總兵馬芳統所部家丁赴之其日表捷音至言
官軍突圍與虜戰斬一人獲十八人內有俺荅一孫及
一壻虜退舍十里 上嘉表功故令進秩

六月逮大同北路叅將周現至京論戍現故總兵周尚文
家丁也以從征有功累陞指揮尚文死居總兵徐仁幕
下會開馬市現以素習虜情得承遣往來至是分守拘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一 紀身名迹
門助馬等堡逼近虜營總督楊博疑之謂此輩視虜本
同一家今乃令之守險拒虜戰必不力急則反爲虜用
上然之命錦衣衛捕送法司從重治罪旣而法司勘其
通虜原係公差但拔自行伍中冒濫官賞當革奪耳乃
得發遣革其世襲

三十八年詔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以盧鏜代之
大猷老成持重性沉默不善滑刺嚴世蕃怒其不阿已
也授意唐順之指大猷爲奸臣復逮赴京時文武大臣
以大猷忠勇爲國惜才講解弗獲乃助金千五百兩大
猷復自假貸合三千兩以餽世蕃遂得不死惟罷職革
冠帶發大同立功

三十九年五月福建巡撫劉燾言自閩省倭亂以來調兵
轉餉幾無寧歲因議兵糧戰守四事臣當任之惟南北
中三路參將信地未分備倭指揮冗員宜革乞下所司
議處兵部覆燾言皆是請改參將謝恩爲北路駐福寧
侯熙爲中路駐興化趙文奎爲南路駐漳州備倭指揮
改爲標下遊擊得 旨允行

四十一年五月命都督僉事劉顯克總兵官鎮守廣東南
贛參軍俞大猷副之時兵部尚書楊博建議故有是命
凡一應戰守事宜令會同督撫協謀剿賊仍令江西紀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一 總兵參遊
功御史段顧言兼覆廣東功罪以聞

四十二年正月革鎮守浙直總兵盧鏜職仍同原任遊擊
王應岐俱下御史逮問鏜初在胡宗憲軍門用事及宗
憲敗鏜不自安求去時應岐已革職克軍給事中丘橈
等因劾應岐奸貪八要言應岐原擬未盡其辜部覆從之
四十四年三月巡按浙江御史黃廷聘劾總兵劉顯貪污
暴虐等事詔革任聽勘已巡撫劉畿復薦顯
知兵以地方多事請奪顯都督銜克爲事官

鎮守

四十五年

一敬請革勲臣鎮守兩廣以

都督代鎮覆允爲例

隆慶 年巡按廣西御史李良臣劾總兵俞大猷奸貪不
法宜從重治兵部言大猷束髮從戎多樹勞績今罪狀
未明暴挫折之恐將士聞而解體 詔大猷回籍聽用
淮揚巡撫方廉言如臯東接通州已有狼山副總兵西接
泰州又有海防兵備道且其地僻小苦於屯兵宜革揚
州參將之在如臯者而以鳳陽軍門中軍都司駐守揚
州兵部議便從之

河南撫按李邦珍等奏嵩縣故設守備一員後以盜故增
設參將而移守備於南陽今地方寧謐宜仍舊便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五

留守都司

洪武二年九月 詔以臨濠為中 都設中都留守司

八年改都衛及行都督府為都指揮使司今都指揮使司

十六自十三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

十五年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

梅思祖署都司事

命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十六年五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二十年九月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徙於保定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令兵

部榜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不即奏聞者鎮守官以下罪與永同

宣德五年六月置萬全都指揮司

成化十二年正月設湖廣行都司 按行都指揮使司五

四川陝西湖廣福建山西

嘉靖十八年五月改荊州左衛為顯陵衛始設興都雷守司統顯陵承天二衛比中都焉

守后魏鷲刻承天二齋山中齋

幕散十八年五月如洪州立齋齋鷲刻齋故齋與齋

四川州西賊與詠山山西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六

衛所

甲辰三月 太祖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

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

七衛親軍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

元帥府至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改各衙門總管府為千戶所設正副千戶各一員

洪武元年八月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二 衛所
安爲大興右衛樂安衛爲燕山左衛濟寧衛爲燕山右衛青州衛爲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爲永清右衛

二年置刻期百戶所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之

置松州衛 上勅諭平寇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于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旣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

置洮州衛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

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左右中衛于大同之東高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

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城置兵屯守

三年三月置南寧柳州二衛廣西行省言便宐三事一日廣西也接交趾雲南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息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強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煽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讐殺因而爲亂則一方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群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力拒之經歷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于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

九月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初成都旣克頴川侯傅友德等留官軍守之及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以舊城低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模粗備而友德猶駐兵保寧中山侯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

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置各衛以分隸之

置保寧守禦千戶所初王師克保寧傅友德留和陽衛指

揮黃榮駐守至是文忠調濠梁等衛官軍置所守之

十一月戒責指揮郭英私役軍士爲私室宥令改過

六年正月置西寧衛以故元納款朶兒只失給爲指揮僉
事

七年正月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
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
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
豈能濟事况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

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
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
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
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二月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李信挾私杖殺指揮馬迅都
察院逮問當斬 上曰草木雖微尚當愛惜人命至重
豈可在害况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
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斬之

九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于郡縣
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

一百二十人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一百戶所
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
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
所佩印于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十五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奏設雲南等衛詳雲南諸蠻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
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十八年五月以沔陽指揮僉事潘進為雲南右衛指揮同
知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繕甲兵由是
軍不乏食事無廢弛

二十年一月置浙防倭衛所

國朝之制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
二人又設前後中左右千戶所以分領士卒後指揮不
肯入署理事遇有責成互相推避是年始命指揮使掌
印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械不堅
利者皆責所領之官

二十二年二月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
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
揮耿良造譙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歛財物青州衛造
軍器亦擅科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

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司
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
給毋擅取于民違者治罪

詔置九溪永定二衛改大庸衛千戶所初九溪洞蠻因千
戶夏德忠誘亂 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等討平
之故置二衛

六月置興隆衛指揮使司其地初屬浪洞黃平安撫司傅
友德因蠻民作亂討平之遂置衛以府軍左衛指揮僉
事胡質領兵守之

二十三年四月命鳳翔侯張龍改龍里衛爲軍民指揮司
涼國公藍玉奏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洞相連命千戶
石山頭領西陽兵一千五百人置大水田軍民千戶所
隸施州指揮使司

十一月置景東蒙化二衛西平侯沐英奏景東乃百夷要
衝蒙化亦梗化俱置衛以錦衣指揮僉事胡常守景東
府軍務前衛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

二十四年十月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上言四事一任用
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喜命
叅贊清平衛軍事

二十五年十一月涼國公藍玉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

一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禦備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比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瑚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下群臣議之

建文元年七月徵謫戍指揮僉事伏顯等入京復其官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兵部奏建文中改瀋陽左右二衛所并天下軍衛悉復洪武舊制從之

永樂元年四月巡按福建御史周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

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衛千戶所遇有公私不申本衛徑令有司理辨有乖治體請自今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平體相見道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徑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掌旣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都司又差人下衛所開讀科斂軍士筵宴餽送請自今開讀詔書除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邊海衛所一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爲便詔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十月兵科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虧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一 律所
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人之才力不濟而軍馬之數煩或短于計數或成于迫速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詳具進來

四年六月登州衛指揮戚珪以操備科繰軍士綿布萬七千餘疋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 上從之諭都御

史顧佐嘆曰近聞軍衛科歛皆是減除月糧國家徒費糧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千國法下失人心不可不聽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命錦衣衛將軍趙信等百二十八人俱爲百戶補外先是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此輩

事 皇祖 皇考久者三四十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壯久侍白首不沾一命人情謂何可閱其歷年久者明且引來至是悉授百戶與善地衆皆感恩頓首

洪熙元年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用軍糧二十石應斬 上曰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喪身何異剖腹而藏珠者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乃坐原罪

宣德元年三月陽武侯薛祿奏宣府臨邊重鎮洪武中置六衛戍守後皆改調惟存宣府前一衛而左右二衛今鎖定州請令復還宣府 上謂兵部尚書張本曰定州

畿內地以宣府兩衛屯彼者永樂初權宜耳宜令復舊
但兩衛軍士家屬不下二三人屯處已久今遽徙之
人情稍難俟秋分兩番往來守備且俾預營廬舍一年
後併以家屬行

五年正月徙開平衛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沈阿賽峰黃崖四
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
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云

七年九月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恭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
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
任景通政司以聞、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
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
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
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
干憲典群臣皆頓首

正統三年三月 上諭兵部曰今後該調衛官員南京及
江南直隸俱調北京附近衛所北京直隸并江北直隸
山東俱調山海宣府等衛所山西河南俱調大同及延
安綏德等衛所陝西調甘肅寧夏衛所浙江江西調福

建廣東衛所湖廣調貴州四川衛所福建調廣東廣東
調廣西四川調雲南雲南廣西調貴州俱注沿邊衛所
著爲令

八年府軍前衛指揮僉事鹿麟受枉法贓賣放操軍三十
九名事覺 上命以百斤枷枷于教場號令仍發遼東
鐵嶺衛充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成化五年二月陝西總督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
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
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
西安寧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宐于此添設
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十八年閏八月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
謀管屯 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
兵于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旣久其法漸
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
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宐加
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役者悉退出差操

嘉靖二十五年南京龍江右衛指揮蕭勇以祖籍永平乞
改調 上問兵部改調事例自何時始可復行否兵部
言會典京衛武職聽調外洪武三十五年著爲令然曩

者在內官衆則可耳今官益少如許之則規避者紛然
起矣 上是其言令自今求外者勿聽



